

SHI JIE MIN JIAN GU SHI BAO KU

# 世界民间故事宝库

民间

全八册  
非洲卷

沈阳出版社



# 世界民间故事宝库

## 非洲卷

《世界民间故事宝库》编委会 编著

沈阳出版社

## 《世界民间故事宝库》编委会

主 编 任 新 李 平 吴永怀  
邓继红

编 委 任 新 李 平 吴永怀  
邓继红 孙兆丹 陈筱冬  
王丽佳 冷玉艳

## 序 言

杜学全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在波斯，在罗马，在希腊，在许多人类文明的发祥地，随着语言的产生和人类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一个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文学样式诞生了，这就是民间故事。不过，当时人们并没有以“民间故事”称呼之，直至民间故事这种文学样式诞生以后的很久很久以前，人们才给它起了若干“乳名”，叫什么“瞎话”了，什么“古话”了，什么“古谭”了，等等，等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只是一只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文学“丑小鸭”。

在老槐树下，在古井边，在田间地头，在茶余饭后，从老爷爷、老奶奶、大叔、大婶们的口头，道出了一个又一个饶有趣味的民间故事。这使民间故事区别于其它正统的文学样式——人民大众是它的集体创作者。众所周知，屈原赋《离骚》，曹、高著《红楼梦》，莎翁编戏剧，高尔基洋洋洒洒写《海燕》，几乎每一种文学名著名篇都有自己特定的具体的作者，惟有民间故事的作者是一个群体，一个跨越时间、空间的群体。不是吗，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创作一个民间故事的例子真是太多太多了。比如《孟姜女》这个故事，也许从秦始皇修长城时就有了初创的雏型，直至今天，人们仍然在继续创作着它，使之语言更美丽，情节更曲折，形象更饱满，更富于新意。而跨地域、跨民族的民间故事也是举不胜举的，如《真假母亲》（也叫《清官判子》）这样情节相同、主题相同的故事，在中国、日本、朝鲜都流传甚广，只是人物的名字变成了不同民族的而

已。很难说这样的故事是哪个民族创作的或判定谁源于谁。

民间故事的版权属于人民大众集体,因为它是人民大众集体智慧和才能的荟萃。

民间故事是口耳相传的艺术,人民大众是利用口头语言创作它和传播它的。当人们接触它的时候,不是用视觉,而是用听觉,不是见其形,而是闻其声。直至后来有了专门搜集和整理以及出版民间故事的专家学者之后,才有了诉之于视觉的有形的文学作品式的民间故事,我们这一“宝库”也属其中之一。尽管如此,仍改变不了民间故事所固有的口头性特征。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使民间故事较之其它书面样式的文学作品获得了更大的群众性和集体性,更具便于传播和生动活泼的特色。当然有利亦有弊,由于在漫长的创作和流传过程中没有用文字固定下来,有许多的民间故事被散失和遗忘了,这是令今人与后人遗憾的。

民间故事不象原始神话那样,以人类原始的思想观念为基础,通过幻想表现人们征服自然的愿望,而是以人与人之间关系做基础,在又有现实又有假想成分的情节中,表现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对人物的评价。

民间故事与传说也不同。传说是通过历史上特有的事件和人物来表现主题,而民间故事则是通过原原本本讲故事的方式,以通称的人物和广泛的背景来表现主题。许许多多的故事的主人公是没有确切的姓名的,不管是老爷爷还是小伙子,不管是老太太还是小姑娘,常常称之为老大、老二、哥哥、弟弟、王小、张三、李四、老头、老太太等等。中国的民间故事如此,外国的民间故事也是如此。比如俄罗斯民间故事常用的称谓是“伊凡”,德国是“汉斯”,英国叫“约翰”,日本叫“太郎”、“次郎”等。所谓“广泛的背景”就是指民间故事常常并不具体表明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而往往是说“从前”、“很久很久以前”、“早先年的时候”等等。因此,与其它文学样式相比,民间故事背景宽泛,时空自由。

民间故事有自己独特的艺术传统和表现方法,人民大众总是

以自己特有的修养和技巧，去塑造人物、构思情节，去反映他们所感受到的现实生活，表达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追求。在民间故事中，我们总会发现潜藏于其中的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总会领略到民间故事便于讲述、歌唱、记忆、流传的鲜明特点。它的艺术风格朴素简洁、单纯明朗、刚健清新；它的创作方法，着重于对现实生活的剖析，也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它的表现方法，往往有情节章句的重迭、复沓，语句的夸张，固有体例和套语的运用等。

民间故事是故事性、叙事性文学之母。郭沫若先生在《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一文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者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这个结论是基本符合实际的。从文学样式的起源看，几乎所有的文体样式的兴起，都可以溯源于民间，而许多故事性、叙事性的正统文学作品，有许多就是作家个人吸取民间故事的题材、形式和语言而创作出来的，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中，不难找到当时民间流传故事和传说的影子，甚至他的作品本身就具有民间传奇性的特点。普希金与其说是作家，不如称其为民间文学家，他的优美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金鸡的故事》、《死公主和七勇士的故事》、《牧师和他的长工巴尔达的故事》等，都充满了民间文艺绚烂幻想的特点和民间传说的色彩，在中国，民间文学和正统文学的起源与发展，更可以说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而民间故事对于叙事性、故事性正统文学的影响之大在各国文学中所罕见。

也许只有到了近、现代，民间故事这只文学“丑小鸭”才被人们发现是一只美丽的文学“天鹅”。鲁迅说：“我相信，从唱本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和弗罗贝尔的。”郭沫若告诫我们：“应当彻底改正以前鄙视民间文艺的错误观点。民间文艺是无尽的宝藏。从事文艺工作的人应该特别重视它，并且加以研究。”普希金呼吁：“青年作家们，读一读纯美的民间故事吧——这样你们就会看出俄罗斯语言的特色。”高尔基说得更为透彻：“不懂得民间文学的作家

不是好作家。”

后来,民间故事变成了真的“天鹅”,与诗的“天鹅”、戏剧的“天鹅”、小说的“天鹅”,一起在文学的蓝天里飞翔,飞翔……

1996年9月·长春

## 目 录

海浪的孩子.....	1
七只鸟和七个青年 .....	10
奥妮霍娃的奇遇 .....	18
寻找危险的女郎 .....	24
怕太阳光的女人 .....	32
荒年 .....	40
会唱歌的蘑菇 .....	49
奥台台和莫列 .....	51
吹喇叭的弟弟 .....	54
三个贼兄弟 .....	57
七兄弟和老妇人的山药 .....	59
吃醋的老婆和没有牙齿的亚拉依 .....	62
猎人的秘密和野牛女郎 .....	65
妒忌怎样战胜了美丽的亚拉路苔 .....	68
丁令金智胜三妖怪 .....	71
不听话的阿叶和王家的鱼 .....	76
一个比老子聪明的儿子 .....	78
乌龟和七个骄傲的少女 .....	83
贪婪的乌龟和知趣的蝙蝠 .....	85
贪婪的乌龟和慷慨的豪猪 .....	88



亚格别变成了一只鸟 .....	90
乌龟表示他的感谢 .....	93
乌龟和两件有魔术的礼物 .....	95
乌龟骗妻子 .....	99
乌龟和偷来的山药 .....	101
乌龟的奇遇 .....	103
一个想不劳而获的人 .....	108
蜘蛛阿南绥偷食物 .....	110
一个女人怎样智胜狡猾的狼 .....	112
驼背姑娘和仙女 .....	114
最小的癞蛤蟆救哥哥 .....	116
贪心野兔的数不尽的土墩 .....	118
机灵的兔子 .....	119
两哨兵 .....	125
会动脑子的乌龟 .....	128
会说话的树 .....	132
奥克拉敏的药 .....	134
仙女弗丽莎和两个小姑娘 .....	138
伊玛那和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	141
吃人的怪物和勇敢的孩子 .....	146
哈琳达的歌声 .....	149
可尊敬的哥哥 .....	155
班戈的传说 .....	156
蛇魔 .....	160

---

世界上最长的故事·····	172
膝盖生的女儿·····	177
四个少女·····	186
富商成为乞丐·····	189
不忘过去的人·····	193
卖盐的小伙子·····	196
弱小者智胜庞然大物·····	201
乌鸦和猫头鹰·····	204
“聪明”的矮个子·····	208
马虎人的记性·····	211
野兔和四脚蛇·····	214
害人者必害己·····	218
买马记·····	223
农夫和他的儿子·····	226
一个国王的故事·····	230
老太婆和她的儿子·····	240
后 记·····	249

## 海浪的孩子

从前，有个名叫芭嘉芭嘉的姑娘，住在海边，非常爱海，芭嘉芭嘉从小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只要有点空儿，就往海边跑，她活蹦乱跳地在沙滩上玩，在浅水湾里洗澡，在浪头间窜出窜进，捉螃蟹，捡贝壳。

她这么喜欢海，谁都笑话她，可是她还总是说，她决不嫁给住得离海远的人，许多英俊青年向她求婚，都被她拒绝了，只因为他们住得离海太远，从那些地方看不见海浪，也听不到潮声。后来，她终于远嫁给一个住在海边的青年。

芭嘉芭嘉出嫁后，仍旧喜欢到海边去。婆婆很不满意，她想不通，为什么儿媳妇不规规矩矩呆在家里编席子、穿珠子，却爱独自一个人在沙滩上徘徊。

芭嘉芭嘉生了一个女儿。年轻的妈妈常把孩子带到海边去，想叫她也对有风的海岸习惯习惯。孩子差不多整天跟着母亲。在她们居住的那一带，克拉阿尔很少，仅有的几个也是疏疏落落的，彼此距离很远，因此附近找不到一个可以雇来哄孩子的小丫头。

起初，孩子还不太妨碍芭嘉芭嘉。芭嘉芭嘉动作敏捷，力气又大；她把孩子绑到背上，干田里活儿并不犯难。可是第二年春天，小姑娘大了一些，长得肥圆滚胖，又顽皮，芭嘉芭嘉就不容易带着她在田里锄草了。芭嘉芭嘉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她婆婆身强体壮，干活儿不比儿媳妇少，怎么也不同意守在家里哄孩子，当老太太。她有一块地，而且对自己那块地是感到很自豪的。让芭嘉芭嘉自己一边看孩子一边种地吧。

叫芭嘉芭嘉怎么好？她不能背着孩子干活儿，那么把恩桐碧放在地上行不行？她只要把恩桐碧放下来跑跑，恩桐碧就一定得

出点事儿。

一天早晨，芭嘉芭嘉顺着海岸向田里走，她一路琢磨自己应该怎么办。她眺望着心爱的大海，想道：“如果大海能给我帮帮忙多好。”在她干活儿的时候，海浪能不能摇摇她的孩子呢？芭嘉芭嘉决定试试，她把小姑娘摺在水边，自己后退几步，唱道：

啊，海浪和风！ 海浪和风！  
我把盘子和木碗交给你们保存！  
我把盛着酸奶的木碗交给你们保存！  
我把我的孩子恩桐碧交给你们哄！

海浪温柔地在小姑娘周围激溅，把她轻轻地托起来，爱抚地带到凉爽的远方去了。恩桐碧笑吟吟地举起小手，朝母亲招着；芭嘉芭嘉轻松愉快地走到田里去干活儿。

天色将近黄昏了。在夕阳的斜照里，一切都显得瑰丽迷人。芭嘉芭嘉回到早上放下恩桐碧的那块沙滩上来。那时正退潮，海水离岸边已经很远。芭嘉芭嘉踏着潮湿的沙子往前走，当她的脚触到海水时，她唱道：

啊，风和海浪！ 风和海浪！  
永远动荡的风呀！把盘子还给我！  
把盛食物的盘子还给我，把木碗还给我！  
把盛酸奶的木碗还给我！把我的恩桐碧也还给我！

海浪从容不迫地滚过来，软绵绵地撞在岸上。

芭嘉芭嘉看见海里涌起一个巨浪，威风凛凛地直奔她滚了过来。等到巨浪击在岸上，一涌而退的时候，小恩桐碧竟趴在母亲的脚边。她湿漉漉的黝黑皮肤，在太阳光里闪闪放光。

芭嘉芭嘉满心欢喜，把小姑娘抱起来，绑在身后。

“这一天你是怎么过的？能讲给我听听多好呀，”芭嘉芭嘉说，可是小姑娘只乐嘻嘻地依依呀呀，说她那谁也听不懂的话。芭嘉芭嘉匆忙回家去，她开心极了，因为她的朋友大海帮助了她。

从此，芭嘉芭嘉每天安安心心把孩子交给海浪看。

除草的季节过去了。妇女们都兴奋的，因为开始收割以前，可以偷闲休息一个时期。婆婆去看芭嘉芭嘉的地，只见地里的杂草除得干干净净，心里好不奇怪！有一天，她和儿媳妇一块儿顺着海岸从田里回家。半路上，她问儿媳妇：

“你的田怎么种得这样好？你不是整天得看这么个小淘气的孩子吗！”

关于海浪的事儿，芭嘉芭嘉一字没提。她生怕丈夫知道了她把孩子交给海浪哄，会对她发脾气。

现在孩子呆在母亲背后的皮口袋里，还直想爬下来往大海里跑呢。好像海浪也想跟孩子玩玩——它们在芭嘉芭嘉身旁一下子，溅得老高，碰了碰小姑娘。

可是年轻的妈妈一声不吭。她没有向她的朋友大海说一句道谢的话。她再也想不到，她此刻的沉默，竟为自己造成一场来日的大祸。

过了几天，婆婆叫芭嘉芭嘉去割点草来修理房顶，自己带了儿子和另外几个男人，到邻村喝啤酒<sup>①</sup>去了。芭嘉芭嘉去割草，路过海边，决定在干活儿的时候，再把恩桐碧交给海浪。她又唱起了歌儿；这次，海浪比往常窜得更高，它们兴冲冲地卷住小姑娘，好像着急要快点把她抱走。

芭嘉芭嘉头顶一大捆草回到海边时，天已不早。她把草捆扔在岸上，走到水边，开始唱歌。可是今天她唱完最后一句：“把我的恩桐碧也还给我”，海里没有涌起巨浪，没有把小姑娘送到母亲脚边来。一种奇异的肃静笼罩着海面。只有一些细碎的涟漪悄没声

① 用小米和玉米酿成的一种啤酒，这是班图人的主要饮料。

儿滑到沙滩上来,又滚回大海里去。

芭嘉芭嘉沿着海岸跑了一段路,又唱起歌儿。海面变得光滑平坦,静止不动。芭嘉芭嘉涉水走到很远,高声叫道:“恩桐碧!恩桐碧!”夕阳在她背后降落,红艳艳的晚霞在静息的海面上涂染上了一层玫瑰色光泽。

母亲惊惧心慌得要发疯了。她在海岸上来回奔跑,跑一会儿,又扑到水里,差一点淹死,却还是不停口叫女儿的名字。哪里有回答:风停了,岸上静寂无声。黑夜来临了。芭嘉芭嘉明白大海不会再把孩子还给她了。

芭嘉芭嘉活像一个力不胜任的苦力儿,或被遥远行程折磨得精疲力尽的人,拖着沉重的步伐,摇摇晃晃走向自己的克拉阿尔。她的丈夫和婆母还没有回家。芭嘉芭嘉现在才意识到,当他们知道她把孩子丢了的时候,会怎样对她冒火。

“一定是大海跟我开玩笑,”芭嘉芭嘉自安自慰地说,“明天我就又能把我的孩子搂在怀里了。”

她拿了个细长的大香瓜,用卡罗斯<sup>①</sup>包好,放在屋里靠墙她自己的席子上。让别人以为恩桐碧在熟睡吧。到夜深人静时芭嘉芭嘉才躺下,那时家里人还都没回来。她搂着香瓜,作着心神不宁的梦,昏昏入睡了。

早上芭嘉芭嘉醒来时,只见自己怀里抱的是香瓜,就从小屋里奔出去,向海岸上跑。她一遍又一遍唱歌儿,唱了整整一天,直唱得声嘶力竭,海浪也没把孩子还给她。恩桐碧失踪了。

芭嘉芭嘉深夜才回家。她愁容满面,疲惫不堪,就好像害了一场重病,经久不愈似的。她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把海浪干的事告诉了丈夫和婆母。芭嘉芭嘉的神气是那样的悲痛欲绝,弄得他们没有勇气再申斥她了。她们和她一起哭悼失去的孩子。

再说海浪把恩桐碧送到离她母亲很远很远的一处海岸上。恩

<sup>①</sup> 类似斗篷的一种衣服,夜里可以当被盖。

桐碧在暖融融的沙滩上躺了一些时，站起来，顺着岸慢慢走。

那一带荒无人迹。恩桐碧呜呜哭开了。她想回到水里，可是每回都被浪头重新抛上来。最后，小姑娘跟击岸的浪潮搏斗得疲倦了，索兴坐在岸边号啕大哭。

这时，远远来了一个细高条儿老太婆，她只有一条腿，原来附近有个吃人怪的部落，她就是那个部落的居民。她到海边来捡海浪冲上岸的柴禾。

老太婆看见恩桐碧，惊讶极了，一蹦一蹦地向她走了过来。老太婆一眼就看出这孩子属于别的部落，因为小姑娘有两条胖圆圆的小腿，吃人怪只有一条腿。老太婆把柴禾捆丢在地下，走到小姑娘面前。

恩桐碧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一向谁都宠爱她，她已经习惯了。她止住哭声，向独脚老太婆伸出两只小手。起初老巫婆只把孩子当作一份好吃的食物，现在却突然把她抱了起来。恩桐碧以为老太婆是她的奶奶，只是今天奶奶变了点样儿。小姑娘乐嘻嘻地呀说了句什么，把小脑袋贴在老太婆瘦骨嶙峋的肩膀上。

虽然萨露卡齐(这是老太婆的名字)是个吃人怪，可毕竟是个女人，而且她自己也有一帮孙儿孙女。因此她决定把这奇怪的孩子带回家去。她把恩桐碧背在背上，结结实实地绑好了。

不过，怎样才能保住孩子的性命，不让别的吃人怪把她吃掉呢？

幸而恩桐碧这位新的保护人，不是普通的吃人怪，是专管呼风唤雨的巫婆。吃人怪跟有两条腿的普通人一样，也种地。而收成是要靠好天气的，所以部落里人人都敬怕萨露卡齐，经常讨她的欢心。她决定一句也不隐瞒，坦率地告诉同部落里的居民，小姑娘是她捡来的，她打算收养她。

老太婆把柴禾捆顶在头上，用一只脚蹦回家去，因为这是她惟一的走路方法呀！虽然恩桐碧习惯了被母亲背在背上，也习惯了被海浪摇来摇去，可是这样的颠簸，她可受不了。她大哭。萨露卡

齐一气，又改变了主意，心想干脆把小姑娘交给吃人怪们算了。可是等到她蹦回家，把恩桐碧放在地上，却又觉得这有两条腿的小人儿挺招人爱的。

萨露卡齐喂恩桐碧吃了一些酸奶，让她躺下睡觉；然后自己抓紧时间，配好几份强烈的魔药，指望它们在同部落里人回来时能帮助她。

吃人怪们回到家里，立刻闻到一股新鲜的肉味。他们欣喜若狂，呵呵大笑，以为能吃着一顿可口的晚饭。

“孩子不是给你们吃的，”老太婆声色俱厉地说，“我早在物色一个小姑娘，让她帮我熬药，如果你们希望田地给你们丰收，就顶好别去碰她。”

吃人怪们勃然大怒。其中的一个，把萨露卡齐推开，扑到孩子身边。萨露卡齐连忙吹了一口气。马上起了一阵狂风，在小房周围咆哮，把一条腿的吃人怪们刮倒在地，那声势大得简直要把整个克拉阿尔都刮到海里去。吃人怪们只得苦苦哀求老太婆收风，答应从此不再碰那孩子。萨露卡齐把他们教训了个够，才把台风收回。

“这样更好，”过后，吃人怪们彼此安慰说，“让老恶婆子把小丫头养大，养得大大的，肥肥的，那时我们再大吃一顿也不晚。现在小丫头还太小，给一个人当点心都不够。”

一年一年过去了。小姑娘在萨露卡齐的照料下长大了。她知道自己的故乡在远方，是海浪把她送到这里来的。有时，恩桐碧走到海水深处，求海浪送她回到父母身边。可是海浪不搭理姑娘的要求，姑娘只得伤心地回到岸上。恩桐碧帮老太婆作事很勤快，对她的一切关怀都由衷地感激，可是她看不惯吃人怪们惨无人道的风俗，这使她的生活暗淡无光。

在那个时期，萨露卡齐瞒着同部落里的吃人怪们，偷偷教姑娘呼风唤雨和其他巫术，恩桐碧是个绝顶聪明的学生；萨露卡齐只盼不久姑娘就能掌握奥妙的巫术，在没有人保护她的时候能够自卫。



恩桐碧一直忠心耿耿地服侍老太婆，因此虽然老太婆是个吃人怪，却也和恩桐碧有了真挚的感情，一心想救她。她甚至千方百计想琢磨出一种巫术，来帮助姑娘寻路回家乡，永久地离开凶恶残暴的吃人怪们。

“等到我知道她绝对安全时，我在九泉之下才能瞑目，”老太婆自言自语地说。

恩桐碧一天比一天丰润，一天比一天美丽；呼风唤雨的老巫婆却一天比一天衰老，直变得老朽不堪。

部落里的吃人怪们都盯盯地监视着她俩：

“这回用不着等多久了！”吃人怪们窃窃私语着。

一年，阴雨连绵的夏天过去后，萨露卡齐的两只胳膊和惟一的一条腿大痛，痛得她再也不能从席上爬起来了。吃人怪们互相使眼色，说：

“为我们的老太婆供祭礼的时候快到了。”

恩桐碧一看见他们用贪馋的眼光打量自己，就吓得浑身发抖。

一天早晨，萨露卡齐问道：

“今天大伙儿都上哪儿去啦？”

“女人到树林里捡柴禾去了，”恩桐碧回答，“男人在磨一把大刀。”

“唉！”垂死的巫婆叹了一口气，“走过来一点，我的孩子，不要叫任何人听见我跟你说的话。”

过了一会儿，她们听见蹦跳声——妇女们回来了。隔一会儿，听到哐哐的响声——吃人怪们把柴禾捆扔在地上了。恩桐碧把头伸到房门外看看，只见吃人怪们在点一个大火堆。

随后，吃人怪们打碎一只旧的大瓦罐儿，把顶大的一个碎片搁在热炭上，烧得通红，招呼恩桐碧说：

“过来，脱掉衣裳，坐在瓦片上。我们要把你烤熟当晚饭吃！”

恩桐碧走了过来，她害怕得浑身打战。

“让我先烘烘手吧，”她求道，“瞧我都冻僵了，这样是烤不透